



我所瞭解的漢學研究 ——漢學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有感

顧敏 國家圖書館前館長

前言

30年前（1981）漢學研究中心以「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之名，邁出了第一步，針對漢學研究文獻進行了較為全面性的蒐集，6年後採現今的名稱。該中心並於1989年開始接受「外籍訪問學人」的到訪，邁向了國際化研究的坦然大道。20多年以來，到訪漢學研究中心進行3個月或3個月以上的各國訪問學者超過300餘人次。2009年開始，國際學人的研究成果發表，透過「寰宇漢學講座」方式，由遠距學園提供給全球網路的讀友們分享之。此外，「漢學研究」、「漢學研究通訊」等傳統出版品，以及「漢學中心出版品全文資料庫」、「獎助外籍學人資料庫」、「漢學研究中心全球資訊網」、「漢學研究中心電子報」、「國際漢學研究數位資料選介」等數位出版品，均能提供學者及初識者相當豐富的資訊及內容。漢學研究中心對於資深一代的研究者，以及新世代的初習者均能一視同仁，熱忱地提供服務，本人擔任過880天的漢學研究中心主任，甚感榮耀。願將所聞所見略述一二。

漢學與漢學研究

漢學是一個泛概念，漢學研究則是一個泛學問。因為是泛概念與泛學問之故，漢學與漢學研究所涉及的時間因素、空間因素和學科主題因素都是不停的在變動、在延伸當中。最簡單的說法，漢學就是中華文化，漢學研究就是中華文化之研究。

最早做漢學研究的是中國人自己，包括孔丘、司馬遷和董仲舒三位。2,500年前孔子作春秋和注詩經是中華文化的第一次彙整；孔子並藉「春秋」評論了242年的古代歷史，以為天下儀表。400多年後司馬遷作《史記》130篇，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學識功力，用古代經典散文的方式表述歷史實錄，獲得同時代的大學者劉向、楊雄的讚賞，史記廣泛流傳2,000餘年至今。董仲舒授命置五經漢學博士，則成了歷史上第一個成立「漢學」研究的推動者。

西方人深索漢學或研究漢學，早期是以Sinology稱之，近代則以Chinese Studies稱之。Sinology的前3個字Sin和Chinese Studies的前4個字母Chin，都是漢字中「秦」的諧音和轉音。因此，西方漢學的原始，亦可謂秦漢之學的研究，以董仲舒五經博士之學所倡議中的舊籍佚典涵括內容為主要圭臬。海外漢學與中土漢學的肇源，原本是一。

漢朝的“漢學研究”是一種中華文化重整的工程，也是一項中華文明的定位與確認。至少將先秦諸子學說，予以當時的認定，並由漢朝的士大夫予以承接與發揚。這是“漢學”Sinology或Chinese Studies的可取之處。

漢學研究最早都是屬於文獻學的研究，也就是文本的研究。20世紀初期在中國大陸所發掘的考古活動，則開啓了「非文本」研究的窗口，21世



紀初開始人類進入數位化資訊時代，漢學研究的取材更呈現多媒體虛擬材料與物理性實質材料並重的局面，這種新局面同時適用於文本漢學研究與非文本漢學研究。

漢學研究的時間軸可以上溯 50 萬年前「北京猿人」的起源，5,000 年前甲骨卜辭的演變，下達孫中山辛亥革命，仍至於近代數十年中國的重要事項。漢學研究的空間域更可以由炎黃子孫萌芽的黃土高原、黃河流域為起點，隨著中華民族歷朝歷代的融合與開展，而延伸發展，甚至海外華人、華僑、華裔的駐足地，亦可考慮含括在研究的範疇之內。

在臺灣，由於日本正式殖民 50 年禁中文作品，故漢學在若干臺灣學人的意識中就是中文文獻學，這是在時間和空間擠壓之下的一種認識。譬如國科會中文學門現任召集人鄭毓瑜教授在漢學研究中心成立 30 周年紀念會上致詞時即表示：漢學就是中文文獻學，百年前漢字漢學受到西方思想而大改造成現在的中文語文學。漢學當然和中國文字有關，從這個角度而言漢學也和受中國文字影響的其它文字，如日文、韓文與越文等有關。

相對的，漢學研究則不限於用中國文字研究，漢學研究和其他學問研究一樣，可以是一個人的獨力研究，也可以是一個團隊的系統性系列研究，後者以 20 世紀英國漢學家李約瑟所率團隊出版的《中國的科技與文明》系列鉅冊，最為有名。

漢學研究的幾個層面

漢學研究中心成立 30 年曾經舉辦過各種活動與學術研究成果，包括大型國際研討會、國際學人學術研討會以及漢學研究中心的各種定期及不定期刊物等。綜合觀之，漢學研究可以區別為好多個方面面，在眾多方面之中，又可以組成幾個不同的

漢學研究世界，試就管窺所見略述如下：

首先，古典漢學研究是最正宗、最獲青睞的一個研究天地。舉凡西周禮制、敦煌學、唐代文學、中國思想史、兩漢諸子研究、漢魏晉壁畫、道家相關研究、中國民族與民俗、六朝文學研究、明清時代的信仰與崇拜以及 19 世紀以前中國個別作家作品的探討等等。古典漢學研究也是前教育部長毛高文、現任蔣經國國際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所極力支持的項目，2010 年 12 月本人偕漢學研究中心俞小明副主任、耿立群組長往訪求助該基金會能夠持續涸注漢學研究中心業務，毛先生親切接待，其口中連連朗聲：古典！古典！Classical！可見其對古典漢學之鍾情。古典漢學是切入中華文化、探索中華文化、演義中華文化、和感受中華文化的一種實際。當然，也是漢學研究中最迷人、最無負擔的一種知識探討。

和古典漢學研究相呼應的是「近代漢學研究」，近代漢學研究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的 400 年前，那時東西文化交流後的中國文化研究，以及近百多年自 1840 年西方正式公開入侵中土後所產生的許多影響，包括辛亥革命到 20 世紀中葉。譬如民國時期新興宗教與中國社會、利瑪竇及傳教士研究、19 世紀中國士大夫對西方國家之理解、清末舊體詩、清末驛站制度、清王貞儀及其曆算以及清代文獻中的義大利羅馬等。這一大區塊中華傳統文化受到西洋文化衝擊下的演變與演化，亦受到中國人自己研究漢學時的重視，近代漢學研究包括許多的反思與比較研究；臺灣研究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區塊。

和古典漢學研究、近代漢學研究，鼎足成三是現代漢學研究，源起於美國在冷戰時期所開展的當代中國問題研究 Current Chinese Issues Studies，最著名學者包括費正清、鮑大可 Doak



Barnett、施伯樂 Robert Scalapino 等人，以哈佛大學、加州柏克萊、和史丹佛研究所進行的全面性、組織性研究，拔得頭籌。現代漢學研究的前身當代中國問題研究，初始並非純粹的學術研究與探討，而是側重於解讀與探索那個時期的「中國問題」包括中國大陸內部運動、海峽兩岸戰略、以及美國在亞洲的佈局等，相當部分的研究都是不公開發表的，也有許多學者的研究是公開的，例如：現代中國社會的醫療文化、中國農村工業組織與鄉鎮工業化、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經濟學的演變等等，現代漢學研究似乎是以當前華語世界主要是海峽兩岸四地，並結合華人世界的當代廣域性社會、經濟、文化研究。

除上述三個方面的漢學研究外，另外有兩個漢學世界：一個是比較研究的漢學世界，例如五四時期克魯泡特金對中國的影響、以亞里士多德的 Metaphora 解釋詩經的嘗試、老子與海德格的對話等等，比較性的漢學研究以歐洲學者尤其中歐學者為最多，韓國學者也不少。另外一個是以學習華語為起步，直接接觸儒家文明為代表的東方文明的研習，最顯著的是參加「孔子學院」和「臺灣書院」的大批學習者。這兩個漢學研究世界都代表著邁向 21 世紀中葉的未來漢學研究趨向，另一方面這兩個漢學研究世界，也都是避免新一輪人類文明衝突的主要緩衝與安全栓。

結語

各方賢者儒士對於漢學與漢學研究的認識與認知，各有不同也各有貢獻。筆者濫竽充數當了 880

多天的漢學研究中心主任，期間努力向大家學習，誠如清華大學陳珏教授所言每次研討會我都一定親自出席，但自我評鑑仍然只是一個漢學初學者。就我個人的膚淺管窺：漢學就是研究各個世代中國人的生活、社會、文化和文明的學問。各個世代中國人既包括歷史時間軸線上由遠古到近代，亦泛指由黃土高原及其他炎黃子孫的原棲地，到中原各族融合後，一次一次擴大社會化後的中華民族人民共同活動的地域及所影響的地域之內所發生的人文、歷史、社會、乃至經濟、政治、科技等方面的探討，是謂之「漢學研究」。

漢學研究並不限於運用漢語或中文的研究，漢學研究是跨域的多元性研究。漢學研究也是一種國際性應用科學，在企業界以日本松下幸之助為代表、在軍事上以克勞塞維茲為代表、在宮廷文化方面以法國、奧地利皇宮為代表、在喝茶文化方面更可以英國、法國上流社會為代表。

在探索人類的新世紀文明之際，如何避免文明衝突的歷史再重演，漢學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漢學研究既是本土在地的研究，也是東亞區域的研究，更是全球性的研究。漢學研究中的王道思想將是東亞文明的重要核心，也是全球和諧、世界大同的天然凝聚劑。